



台安资料本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分卷

台安资料本

台安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编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分卷

韭菜台的来历

传说在唐代，唐王李世民东征到这儿，那时正是夏天，凶猛的三岔河水拦住了去路。没法子，只得在三岔河以北二十里的地方扎下营寨。那时，这个地方没有多少人家，所以就找不到几只船，搭了几次桥也不成。唐王很着急，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河水冻上了，大军全部过了河。这个梦把他惊醒了，他连夜升了大帐，派了一个文官去看河水是不是冻上了。文官去不大一会儿，就回来说，河水没有冻。于是，唐王就把这个文官杀了。接着他又连派了八个文官，都因为说河水没冻，被唐王杀了。手下人劝唐王说，这时正是夏天，河水不能冻上。唐王也觉得有道理，就退了大帐。回到寝帐中刚刚睡着，又梦见河水冻上了，大军全都过了河。于是，又传令升帐，派大刀王君可去看看河水是不是冻上了。王君可没办法，骑马提刀，来到三岔河口，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心想，回去说实话一定被杀，说谎话也是犯欺君之罪，也得死。有罪死也比凭白无故死强。于是，他向唐王禀报说：“唐王，河水已经冻上了。”唐王大喜，命王君可压后，大军直开向三岔河。这时天已大亮，到了河边，见河水真的冻上了，大军一下子过了河。王君可最后一个过的河，他心里觉得奇怪，当马走到河中心时，忽听身后一声巨响，王君可回头一看，只见无数只螃蟹漂浮在水面上，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螃蟹眼见着往下沉，不一会就都沉下去了。

以后，人们在唐王夜杀九位才子的地方搭了一个台子，取名“九才台”。日久天长，就叫成了今天的“韭菜台”。据说蟹壳上的马蹄印就是当时马踩的，蟹壳里的“硬核”，那个象个跨马提刀回头张望的小人儿，就是大刀王君可了。

讲述人：刘凤超，男，四十二岁，初中文化，台安县韭菜台偏养村农民。听本村刘会卿讲的。

流传地区：台安县韭菜台乡、盘山县尖台子乡、海城县温香乡一带。

搜集整理者：刘鹏，台安县农业技术高中学生。一九八六年四月搜集于偏养子村。



祁木坨沙岗子的来历

在台安的最北部，桓洞乡祁木村有个很长的白沙岗子叫祁木坨沙岗子，这沙岗子是怎样形成的呢？

很久很久以前，在这一带出现了个非常厉害的妖精，专靠吃人为生，形状象现在地上爬的马蛇子，可比马蛇子大多了。身上长着避风珠、避火珠、避水珠，还有夜明珠，自称“穿山甲”，来去飞沙走石，百八十里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官府也曾多次派官兵捉拿这个怪物，结果也无济于事，官兵不是当场被妖精吃掉，就是被妖精作法埋在沙中，就连当时的皇帝也常为此事愁的脑袋瓜子疼。

再说上方太白金星，一日到万寿山去会万寿大仙，路过此地，发现此妖作怪，坑害百姓，回天庭便将此事奏明玉皇大帝，玉帝闻奏立即派天蓬元帅率领一万天兵天将下界捉拿此妖，一万天兵天将与这妖战了三天三夜也未分胜败，最后妖怪现出原形，口喷黑雾，飞沙走石，弄得不见天日，天兵天将被妖精作法飞起来的沙石打的鼻青脸肿，败回天庭。玉帝见这么多的天兵天将连下方的一个小妖怪都治服不了，这还了得，一怒之下要斩天蓬元帅。这时从班中走出太白金星，三呼万岁，“臣替元帅讲情，愿到下方捉拿此妖，替民除害。”玉帝闻奏大喜，放了天蓬元帅，给太白一万天兵天将下界捉妖。妖精见又来了天兵天将拿它，不但不怕，反而哈哈大笑，骂道：“太白老头，天蓬元帅都奈何不得，你又能拿我如何！”说罢又现出原形

作起法来，太白见状，忙从怀中取出一物，此宝叫五龙乾坤圈，是五个金圈联在一起，要大可遮日月，要小可揣在怀中。只见太白在空中念念有词，刹时金光万道夺人二目，锐气千条，风沙停止，黑雾散尽，五条金龙摆尾扑向妖精，立即五个金环牢牢把妖精捆在当中，任凭它施展何种法术也未能逃出此圈，天兵天将见拿住妖精，立即返回天庭向玉帝交旨。

天兵天将虽然为这一带百姓解除了大害，但这次折腾，不知有多少户人家被风沙刮走或埋在沙中，这两次捉妖在此地方圆百里南至我县部分地区，北至黑山辽中地界，形成两条沙岗子，据说这祁木坨沙岗子就是那年太白捉妖刮的。说也奇怪，也就在太白捉妖的第二年，此地的沙岗子无缘无故的就没了，据后来老人讲，此岗子已搬到辽阳去落户了，因为那岗上立有一碑，上写祁木坨沙岗子，老老年儿都这么讲。

讲述人：孙成林，男，六十六岁，六年文化。台安县桓洞乡祁木村农民

流传地区：桓洞乡一带。

搜集整理者：孙岳生，桓洞乡文化站站长。一九八六年五月搜集于祁木村。

大刀樊天象与樊家窝堡

传说远家庄，是为了纪念一个侠肝义胆，除暴安良的大刀樊天象，才改叫樊家窝堡。

大约是在明朝崇祯年间，一年春季的一天，距八角台（今台安县城）北八里的远家庄来了两个外乡人，一男一女。男的二十岁出头，黑红的脸膛，结实的身板，身上背着把没鞘的砍刀；女的约在十七八岁，肘弯上挎只破旧的篮子。当时正赶上晌午下工，那小伙子就叫场要起刀来。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个叫王老二的，是远家庄财主远善人家的赶车老把，只因他平时喜欢弄个拳脚，赶上要刀的也就凑了过来。王老二一看这个小伙子的刀法，虽然算不上精，但要说什么插花盖顶、枯树盘根，可也会几招。小伙子舞了一阵收刀停步，那女子刚要求赏钱，人们却早走光了，只剩下王老二一个人。王老二看着这对青年愁苦的面孔，感到不是滋味，连忙解释说：“这屯子只有四十多户人家，大多数都给财主远善人家扛活，穷得十天有八天揭不开锅，实在是掏不出钱来。”后来经过盘问，王老二得知这小伙子叫樊天象，家住山东省武定府会民县樊林庄，父亲早年去世，赶上家乡闹虫灾，娘俩逃荒到关外，不料母亲又病死在路上。后来，樊天象半路挽救了这个逃荒走散被强徒劫持的鲁妮妹，二人结伴而行，才来到这里。王老二出于怜悯之心，把他俩领到家里。王老二孤身一人，早年丧妻，又没留下儿

女，家中除了有两间用土坯垒成的窝棚，其它什么也没有，好在因长年在外，还节余点粮食。王老二诚恳地说：“如果你们不嫌弃，就先在这窝棚住下，往后咱再想办法。”樊天象和鲁妮妹十分感激，就认王老二做了义父，从此这三姓归为一家。

王老二早年曾在沙滩边上开过二亩荒地，原来他给远善人赶车也就荒芜了。樊天象力气过人，重新把荒地开垦起来。鲁妮妹在家曾和父亲学了一手种西瓜的好艺。打这以后，他二人就靠种西瓜勉强糊口。

远家庄的四十户人家住的比较集中，平时出出进进哪有碰不着的。一次鲁妮妹到井沿打水，正遇上远善人。这远善人仗着家大业大祖上又中过举人，横行乡里。平时吃斋念佛，假充善人，可对穷人是又狠又毒，啥坏事都干。他一见这个外乡的姑娘那匀称的身条和鹅蛋形脸庞上那两个诱人的酒窝，顿时产生了邪念。晚上他把王老二叫到跟前，提出要说鲁妮妹作小。王老二百般不允。打这起远善人就对王老二怀恨在心。说也凑巧，王老二车上的一匹骡子突然病死，远善人硬说是王老二给累死的，就把他吊到马棚用鞭子抽打。樊天象得到信儿后手提砍刀闯到远家大院，砍断绑绳救出了王老二。为了不再出意外，由王老二主婚樊天象和鲁妮妹这两个早已相依为命的人，当晚就入了洞房。从此和远家也结下了冤仇。

一个漆黑的夜晚，正在熟睡的樊天象夫妇被一阵急促的击门声惊醒。樊天象提刀越出窗外，却原来是远善人派家丁来找茬会气。樊天象单刀勇斗群恶，使二十几个家丁带伤逃回远家大院。

第二天下午，远善人来请樊天象，说老爷要在宴会上和他讲和结好。鲁妮妹主张不去，怕是凶多吉少。樊天象略加思忖后让来人回话，就是鸿门宴我也准去。果然不出鲁妮妹所料，

尽管宴席十分丰盛，但却充满杀气。原来远善人专门从外屯找来几个会点“武把操”的地痞无赖，想借宴会之机制服樊天象。酒过三巡，只见其中有个叫万一棍的用短刀挑起一块肉放在桌上，然后一抱拳：“樊壮士，听说你武艺超众，胆量过人，今天万某愿借花献佛，敬仁兄这块肉，不知肯赏脸否？”樊天象稳做身形，正言厉色说声请，随着嗖的一声，尖刀带肉插进嘴里。远善人以为大功告成，可刀却被牙咬住，进也进不去，拔又拔不出，好象插进石缝里一样。见此情景，本来想和樊天象较量较量的无赖们，也只好拱手认输。

樊天象性格直率豪爽，很重义气。哪个穷乡亲要受了欺负，总要找他给撑腰解气。樊天象又从不袖手旁观。那年正月，穷人远进财的老母亲去世了，左邻右舍帮他老人安葬在一座沙丘脚下。事隔三天，远善人硬说是冲了他家祖坟的风水，逼着远进财把人刨出来埋到别的地方去。是樊天象据理力争，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连续两年的干旱，使远家庄穷人的日子更难熬了，庄子里的三眼井有两眼被旱干，只有远家门口的那眼石板深井还有水。可远善人却让花钱买水。王老二学了这件事，樊天象晚饭后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见远善人门口石井前围着一堆人，王老二伸头一看远家门口的那一对重五百斤以上的石头狮子正搭在井口上。远家的人围着狮子转，却没人敢伸手，只要稍一动弹，狮子就得落下井底。正在这时，樊天象来了。远善人心里暗骂，知道准是他干的事，但不得不强装笑脸，要樊天象帮忙。樊天象说：“乡亲里道的，帮忙那是自然，可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得无利借给乡亲们一批粮食，以度荒年。远善人贼眼一转说：“吃水没关系，粮食吗……，也问题不大，过三过五咱可以从长商量。”说完后，只见樊天象步上井台，两只

手各托一狮子头，分手一叫力，两只狮子同时落在井台下。随后又把狮子平胸提起，轻轻放回大门两旁。

远善人回到屋里越想越恨，暗自核计，自从来了这个樊天象让我受了多少窝囊气，连穷小子们也不听使唤了。要不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我远家定无宁日。想到这，远善人骑上快马带着重礼赶奔广宁卫（今北镇县城）。向卫领状告樊天象唆使刁民哄抢了他家的粮食。卫领派人连夜把樊天象传去，不容分说打了一顿，宣布暂时先押入监中。偏偏遇上守监的狱卒是山东的老乡，知道樊天象是被诬告，就放他逃去。樊天象到家后提砍刀劈开了远善人的朱漆大门。砍翻了几个家丁，把远善人从他小老婆的被窝中揪了出来，割下一只耳朵，令他用手指蘸血写下了保证词：一是开仓放粮，救济乡亲；二是改恶从善，不许欺侮穷人。樊天象把耳朵和保证词揣进怀里，又把砍刀按在远善人的脖子上说：“两条保证如有一条不照办，俺要不割你的狗头，誓不为人。”

第二天，远善人果然开仓放粮。王老二把底细告诉大家，远家庄的乡亲们都含泪怀念大刀樊天象。

原来，樊天象从远家回来后，就带上鲁妮妹从窝棚出走，直到明朝被推翻，闯王进北京后，鲁妮妹才带着一双儿女又回到了远家庄。这期间，据说樊天象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还荣立过战功，不幸的是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人们为了纪念大刀樊天象，就把远家庄改为樊家窝棚。经人们不断的修缮，樊天象住过的两间窝棚一直保存下来，解放后被生产队做牛棚了。

讲述人：樊增新，男，八十一岁，念过私塾，台安县城郊乡樊家村人，听其父所讲。

流传地区：城郊乡一带。

搜集整理者：樊维武，《鞍山日报》社驻台安记者站
记者。一九七九年搜集于樊家村。

（曾发表在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千山风物传说》）



龙 凤 沟

在柳河边儿上的合安县桓洞乡有个叫龙凤沟的小村。听老年人讲，这儿很早以前出现过金马驹和金凤凰。到底什么年间的事儿，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说是在清朝乾隆年间，这块住着不几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姓葛的老汉，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父女俩靠着给一个富豪人家看坟护林过日子。

葛老汉，老伴早年去世，跟前有个独生女儿，小名叫凤儿，长得不但俊俏无比，而且手巧心灵。这孩子有一手绣花的手艺，尤其最善于绣凤凰。她绣在布上的凤凰真象活的一般。由于绣花出名，所以左右八方求她绣花的可多啦。要出嫁的闺女找她绣带凤凰的嫁衣；要娶媳妇的人家找她绣带凤凰的喜帐。不少找她绣花的人都不白叫她操劳，有的给几个铜板顶线钱，有的给点粮食或布匹。天长日久，人们便习惯地给凤儿的名字前加个绣（秀）字，都叫她秀凤了。

葛老汉有时看秀凤给人家没黑夜没白天的绣花，觉着十分心疼。尤其在夜间，爹爹总是一遍又一遍劝她说：“好孩子，别绣了，睡觉歇歇乏吧！”

秀凤只是笑笑说：“爹，您先睡吧，我不累，多绣出一件来，咱好多挣几个钱，您看这只凤凰再绣几根‘羽毛’不快成了吗！”。

葛老汉一面眼巴巴地望着女儿绣花的飞快动作，一面悄悄地叹气：“真是苦命的孩子，跟爹过这样穷日子！”。

尽管秀凤成年累月的为别人绣出大量锦衣缎被，可是自己却没有钱买些象样的穿戴。她身上的粗布烂衫还多处打着补丁。乡亲们说，秀凤这丫头虽然穿的旧衣破袄，可是还那么样水凌凌地俊俏，真是天生的俊姑娘啊！

好人名传远，好雁声叫宽。秀凤这丫头的名字不知不觉的在十里八村，象长了翅膀似的就传开了。

离此地十多里有个叫阿拉河的村庄。这村上有个独一无二的大富豪人家。当家的名字叫张宽，外号叫“假钦差”。这老家伙有个儿子，长的狗头狗脑的，人们当面叫他大少爷，背后都叫他张狗子。虽然他家大业大，可是都二十多岁了，却没有一个为他提媒的。一天，张狗子骑着高头大马出外打猎，他偶然从葛老汉居住的密林中穿过。冤家路窄，这小子碰上了在沟沿洗衣服的秀凤。当时真好象苍蝇见了甜花似的，死死地不愿离开。秀凤一见张狗子不怀好意，便气呼呼地骂道：“瞎了眼的东西，你真不要脸，快给我滚开！”。张狗子一见秀凤翻了脸，立刻威胁道：“你真他妈有眼不识金香玉，早晚也逃不出我张少爷的手心！”

张狗子回家后对他爹爹一说，立刻想出了鬼主意：“我姐姐就要出嫁了，何不把穷秀凤叫到咱家来，一来给姐姐绣嫁衣，二来……。”张宽一听，明白了儿子的心思，连说：“好！好！”

于是，他买动了“牛录”小官，派了兵丁前去威胁，说那天辱骂了张少爷。为了让秀凤赎罪，必须到张家帮活一个月，如若不然，要把葛老汉抓去坐牢。秀凤听了之后，虽然翻脸怒骂一阵子，可是为了不让爹爹遭苦受罪，只好忍恨地去了。

秀凤被逼去张家一个多月，为张家绣成嫁衣一件又一件，可仍不放她回家。更使人愤恨的是，张狗子整天不停地都来纠缠她……。

葛老汉一看女儿落到张狗子的魔掌，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不久就病倒了。

葛家的不幸事儿，不知怎么被本村的一个叫马龙的年青穷秀才知道了。他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听到张宽父子，如此仗势欺人，便自告奋勇替葛家写了一张呈状送到广宁府衙。没想到，在官司尚未水落石出的时候，葛老汉便一气之下亡命九泉。老人家在临终前感到死后女儿更加势孤力薄，同时又看到马龙才貌双全，又为人善良，便托媒把秀凤许配给马龙为妻。

老贼张宽听说葛老汉死前把女儿许给马龙，不禁恼火。于是他便在马龙身上施展诡计。为了稳住马龙和秀凤，假借赔礼道歉的名义，设宴邀请马龙。马龙信以为真，盲目赴邀。席间，由于马龙使用了张宽事前准备好的沾有毒汁的酒杯，当即中毒而死。张宽为逃避罪责，大肆声张说马龙是醉酒而死，使同情者无可奈何。

秀凤一看马龙已被害死，悲痛万分。同时感到张宽势必要趁火打劫，对她加以迫害。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觉得没有活路，便在一棵柳树上吊死了。

乡亲们由于对马龙和秀凤的惨死表示无比同情和怀念，有意地把他俩同葬于一墓之中，让这对生前未有婚配的夫妻在九泉之下得以团聚成双。

马龙和秀凤死后，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节，有不少人自动前往他俩的墓地祭奠。这时有人发现坟旁有数不清的绕坟环跑的马蹄窝，坟头上还有若干的大鸟爪印。隔了不久又听说有人看见树林里有一匹红缨白马，马背上驮着一只花翎鲜艳的金凤凰，

在树林里边跑边吆吆大叫！于是人们便传说那高叫的金马驹是马龙的化身，那只金凤凰是秀凤的转世。

从打人们传说有金马驹以后，阿拉河张宽家接连不断地发生不吉祥的事儿，一是张宽的房前屋后接二连三地有大火球在滚动；二是张家的麦田里每天都有大片被马连啃带踩的痕迹。一时间把个张宽老贼搅得终日心惊肉跳，得了暴病就死了。

当地人们为了纪念这对天真无邪的未婚夫妻，把埋葬马龙和秀凤的坟旁水溪取名为“龙凤沟”，年深代远，相沿叫开，直到今天。

讲述人：沈书勤，男，六十四岁，台安县西佛镇古家村农民。

流传地区：台安一带。

搜集整理者：崔涤，台安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一九七九年搜集于县文化馆。

（曾发表在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千山风物传说》）

附记

孙岳生同志搜集的《龙凤沟的传说》，与本篇不同，说是这个屯有个姓葛的大财主，为了升官发财，从外地请来个风水先生看坟地。在一个雨过天晴的早上，人们看见葛家坟的大树上落着一只凤凰，坟下边的河里有一条龙在吸水喷雾。于是，便请来了鼓乐，吹吹打打，顶香朝拜，愿神龙神凤保佑这一带平安。据说，人们的日子真的过得不错。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小屯叫龙凤沟了。据说以后，因葛家三奶奶得罪了后阿拉河大财主张宽，葛家坟的风水就给破了。

茫涨湖①的传说

在台安县桑林镇蒋坨子村西，过去，这里有一个受过皇封的茫涨湖。据老年人讲，这儿是一块宝地，湖里出鱼，冬夏不断，每天出啥鱼净啥鱼，不出差样鱼。冒一天要说不出鱼，一个鱼你也拿不着。一般都是冬天拿鱼的多，夏季湖水深不好拿。每天拿鱼的不下几百人，大人小孩都有，冰上冰眼打的特别多，甚至一个挨一个。不论大人小孩要掉到冰眼里，没有一个淹死的。据说湖水通海眼，水深无底，人掉水里还能活命吗。说来也怪，有时在这个冰眼掉里人，不一会由那个冰眼冒出来，也没淹死，要不咋说是块宝地呢，这里还有不少传说呢。

据说，在唐朝时唐王征东来到此地，这是一片茫茫荒野，四处无人之地。唐王亲帅几十万兵马行军到此，时值夏季，天气酷热，人马酷渴难忍，不能前行，派人四处寻取水源。在高丽败退之时，已把水井填死，为的是断绝唐军水源。唐王派部下四下奔波寻找，滴水不见。正这时，忽然发现一个小坑，就象马蹄窝那么大，坑里有一汪清澈的水。唐王一声令下，叫千万大军用手抓土挖坑。一时，挖出来一个大坑。这坑水清澈透明，几十万大军和战马尽量饱饮，但坑水毫不见少，水满如初。唐王大喜，封它为：铜帮铁底茫涨湖，千军万马喝不干。因茫涨湖受

①：关于茫涨湖的名字，其说不一，有鳞壮湖、马莲湖、马掌湖等。

过皇封，所以全国远近闻名。

早先，茫涨湖边有个龙王庙，是个石头庙。在离湖不远的地方有个莲花泡，水泡里长满莲花，莲叶如盖，红花似火，还有菱角、鸡头。在很早以前，相传湖里有一匹金马驹子。一有大雾的天头，有人就听见金马驹子吱吱乱叫，象似在湖面上奔跑，大雾散去就不见了。在那个时候，来两个南方蛮子，据说南蛮子眼睛独，来到湖上用眼一看，就知湖里有宝，也就是这个金马驹子。两个蛮子驾着小船来到湖心，下湖憋宝。在岸上，俩人已经商量好，用啥物递啥物，有什么奇特变化都不要害怕，千万撮住胆子，那个蛮子满口答应。单说两个蛮子把船划到湖心，其中一个蛮子翻身下水，不一会伸手要符，用朱砂写的符，说是能降宝，船上蛮子递给他了。第二次伸手要斧子，船上蛮子见伸出来的手又粗又大与众不同，心中害怕，也仗着胆子递他了。不一会，手又伸出水面，要连环铁索，船上蛮子一看这手象小簸箕那么大，黑绒绒的大长毛，只吓的大惊失色，那敢再递，驾起小船登岸跑了。在水里那蛮子久等不见递索，竟憋死湖里了。

以后，又有俩人驾小船拿鱼，在湖水里掏出一个铁索链子，俩人用手往船上倒，咋倒也没头，把小船都压栽楞了，也没倒出个头来，就不敢再倒了，又把铁链子放下了，据说这个铁链子就是锁金马驹子的。

再说唐王征东取得了胜利，在这里竖一个大石碑，就叫得胜碑。做为取得胜利的纪念。这个碑立在现在的得胜屯，可能这个屯也因此碑取的名吧。民间曾流传一句话，说是碑倒湖干，就是当时唐王封的。

以后，碑真的倒了，茫涨湖也真的干了。

讲述人：刘国新，男，六十九岁，五年文化，台